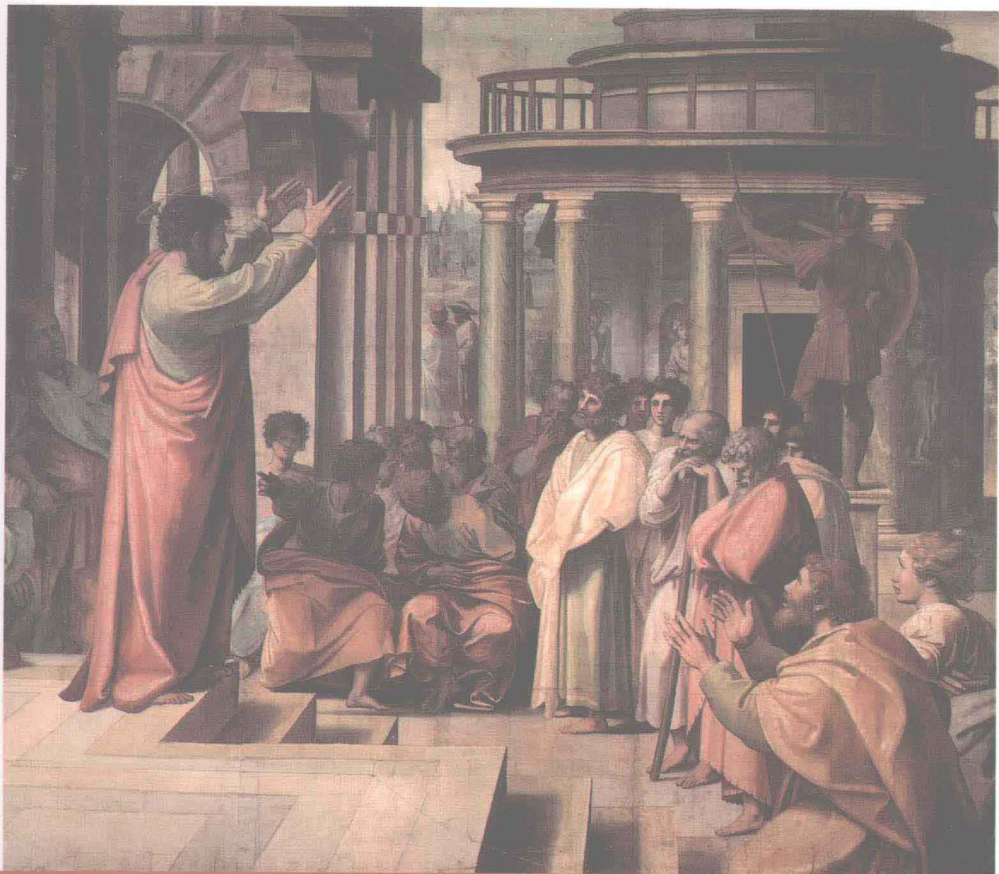




社会思想译丛 丛书主编 / 沈明



Just Silences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Law

正义的沉默

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

[美]玛丽安·康斯特布尔 / 著 曲广娣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Just Silences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Law

正义的沉默

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

[美] 玛丽安·康斯特布尔 / 著 曲广娣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45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美)康斯特布尔(Constable, M.)著;曲广娣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8
(社会思想译丛)

ISBN 978-7-301-18977-1

I. ①正… II. ①康… ②曲… III. ①法律-研究 IV. ①D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5801号

Just silences;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odern law/Marianne Constable

Copyright © 200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正义的沉默——现代法律的局限和可能性

著作责任者: [美]玛丽安·康斯特布尔 著 曲广娣 译

责任编辑: 姜雅楠 陈晓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977-1/D·28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law@pup.pku.edu.cn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开本 17印张 230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社会思想译丛”弁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社会维度上全面融入了全球化的世界进程。承继百多年前学界前辈开创的未竟事业，在跨越千禧年的世纪之交，我们对于西学的译介和研习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西方理论话语充斥于大学讲堂、学术会场以及与之相伴的论文、专著、教科书。如果暂且略去翻译质量问题不论的话，那么西书引介的数量貌似构成了一笔蔚为可观的文化积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社会思想译丛”或为锦上一草，自然无可彰扬。

编者囿于自身的术业专攻，选择以法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著作作为丛书的起点，并期待能够将主题逐步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领域。冀望以此累积若干有益的思想资源，推动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及其与人文学科的良好互动，在可能的程度上超越学术分科壁垒；并服务于大学文科教育尤其是青年学子，他们肩负着提升汉语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的艰巨任务。鲁迅先生当年关于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主张，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当然，丛书对法政研究的侧重还有一层现实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上依然年轻的国度。

独上西楼是为了在历经衣带渐宽的憔悴之后达至灯火阑珊的境界。中国知识界的西学翻译作业历百年起伏坎坷竟而重又复兴，这对中华学术而言，是幸，抑或不幸，仍为人们殊少反思的问题。诚如冯象先生所言：百年学术，今日最愧对先贤。在“成果”、“课题”如此繁盛的时代，不才之辈尚可逡译。惟愿孜孜紹介之劳作少一点误人子弟的危险，以免那愧对先贤的族类再愧对子孙。“百年孤独”的民族由此可望与她的文化复兴重逢。

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我们总是在说话,即使我们不发一言,而只是倾听或阅读,即使我们没有特别地听或说,而只是在专心某项工作或略作休憩。

——马丁·海德格尔,“语言”,《诗·语言·思》(Martin Heidegger,
“Language,”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致 谢

作者承认她的工作是一种循环论证：以表明于当前有用性的环境下捕捉法律和正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她警告了下述的不適切性。这本书以询问一些关于正义的有意思的问题开始，接着通过论及语言、言语、语词、表达、声音——除沉默之外的任何事物，继续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谈论。作为一个法律论题，这种讨论没能取得进展；本书与其说是在处理“真实的”法律，毋宁说它令人不快地揪住了法律文本、法律学说、法律理论、法律观点——以及此外的东西。关于正义，本书基本上没能令某些人满意，这些人通过法律在寻求一种可以和人类相契合的正义的原则或定义。

我要感谢以下读者，感谢他们对这部手稿的耐心；他们的洞见散布于本书的每一页：伊丽莎白·墨茨(Elizabeth Mertz)、琳达·迈耶(Linda Meyer)、菲利普·诺内特(Philippe Nonet)、露西·萨利尔(Lucy Salyer)、奥斯丁·萨拉特(Austin Sarat)和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为了那些关于这部著作早期构想或某些章节的有益意见，我要感谢大卫·贝茨(David Bates)、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贝蒂·卢·布莱德肖(Betty Lou Bradshaw)、约翰·布莱汉姆(John Brigham)、弗雷德里

克·多兰(Frederick Dolan)、吉尔·弗兰克(Jill Frank)、布莱恩特·加思(Bryant Garth)、克里斯廷·哈林顿(Christine Harrington)、琳妮·欣顿(Leanne Hinton)、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理查德·利奥(Richard Leo)、大卫·内尔肯(David Nelken)、约翰·纳尔逊(John Nelson)、彼得·拉什(Peter Rush)、理查德·佩里(Richard Perry)、金·夏佩里(Kim Scheppele)和苏珊·施特雷特(Susan Sterett)。感谢十年来几位堪称伟大的研究助手:詹尼弗·卡伯特(Jennifer Culbert)、大卫·卡赞坚(David Kazanjian)、萨拉·肯德尔(Sara Kendall)、亚伦·内森(Aaron Nathan)、埃伦·里格斯比(Ellen Rigsby)、詹姆斯·萨拉萨尔(James Salazar)、Shalini Satkunanandan、伊丽莎白·沃德尔(Elizabeth Wadell);也感谢这些不知疲倦的本科研究实习生:Matt Sekits, Arden Hoffman, John Park, Terry McGuire, Jason Smick, David Djavaherian, Gerome Miklau, Lisa Pau, Rayneil de Guzman, Faisal Azam, Megan Metters, Carson Medley, Michelle Lau, Supreetta Sampath, Jason Smick, Dan Silver, Susan Louie, Jackie Cyriac, Seth Gold, Amy Vecchione, Jay Swallow, Julie Chandler, Olga Kotlyarevskaya, Milena Edwards, Leslieann Cachola, Celene Sheppard, 特别是 Miah Rosenberg; 是他们使这本书成为可能。

不胜枚举的同事对本书提供了意见,有些意见已被采纳,有些也努力作了回应,这些回应提交到了一些学术机构的会议上,这些学术机构有: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 Bar Foundation)、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非官方学术项目)、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西班牙)欧尼亚提研究所(Ofiati Institute)、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修辞调研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以及美国政治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法律、文化和人文学科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法律与社会协会(和暑期法律学院)(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and Summer Legal Institute])和国际上的法哲学、法律和符号学协会。非常感谢下列机构提供的研究支持:美国律师基金会,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沈大伟基金(Shambaugh Fund),(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汤森人文中心(Townsend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研究的学术评议委员会。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发表过,形式往往有所不同,如:“Genealogy and Jurisprudence: Nietzsche, Nihilism and the Social Scientification of Law,” *Law and Social Inquiry* 19 (1994), 551-590; “Reflections on Law as a Profession of Words,” eds. Bryant Garth and Austin Sarat, *Justice and Power in Sociolegal Research*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35; “Laying Aside the Law: The Silences of Presumptive Positivism,” ed. Linda Meyer, *Essays in Honor of Frederick Schauer* (Oxford: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61-78; “The Silence of the Law: Justice in Robert Cover’s ‘Field of Pain and Death,’” ed. Austin Sarat, *Law, Violence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Just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85-100; “The Rhetoric of Community: Civil Society and the Legal Order,” eds. Bryant Garth, Robert Kagan, and Austin Sarat, *Looking Back at Law’s Century: Time, Memory,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3-231; “On Not Leaving Law to the Lawyers,” ed. Austin Sarat, *Legal Scholarship and the Liberal Ar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69-83.

最后,我想要感谢(法律修辞哲学)修辞学 165 课程的学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管理员、还有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给予的灵感和各种帮助。

菲利普·诺内特始终是我最大的智识债权人。感谢安里劳林(Laureen Asato)和凯西·库德里克(Cathy Kudlick)对我的倾听,感谢兰德尔·阿里法诺(Randall Alifano)和费利佩·古特瑞兹(Felipe Gutterriez)帮助我听见。

目 录

序 言	沉默标示牌	1
第一章	现代法律的修辞学	10
第二章	给法律命名:社会法律研究和政治的声音	54
第三章	这是什么声音	89
第四章	国旗,语词,法律,和物	111
第五章	规则的背后	133
第六章	“痛苦和死亡之地”	158
第七章	美丽的新语词:作为言语行为的米兰达警告	178
结 论		208
后 记		213
附录1		215
附录2		217
参考文献		219
索 引		229
译后记		249

序言 沉默标示牌

为了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不得不构想沉默。

1

——约翰·凯奇(John Cage)

一个图书管理员向一位读者发出“嘘”声,他或者把食指放在唇边,或者指一指写有“沉默”(silence)字样的标示牌,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形象。如果实际写有“沉默”字样的标示牌越来越难在图书馆里找到,如果图书管理员——以及图书馆的设计者和建设者——越来越抗议说,图书馆不再需要、也不应该再是过去那种沉默的空间,那么,写有“请关闭手机”字样的标示牌不管怎样都仍然是某种证据,比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情况。流行文化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哈罗德·希尔(Harold Hill),他在中学演绎《音乐人》(*The Music Man*)时就唱着:“凡是和图书管理员大声交谈的行为,都是文明社会里不可饶恕的罪过”^[1];还有 Ziggy,一个漫画人物,有个画面是1990年代他在图书馆写着“闭嘴(以前为沉默)”(SHUT UP [FORMERLY SILENCE])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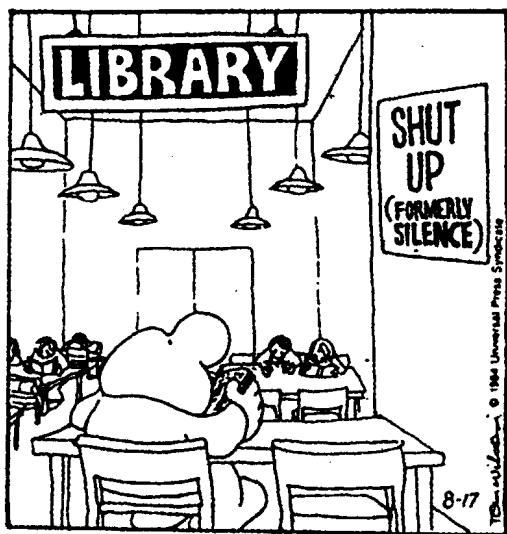
[1] Meredith Willson, *The Music Man* (New York: Frank Music Corp. and MW Music, 1986), 98-99.

标志牌下听话地坐着；这都延续了图书馆内沉默的形象。〔2〕

人们可能认同图书馆内沉默的形象,并同意继续保持这种形象,即使人们可能会疑惑,沉默的图书馆意味着什么,图书馆是否永远是沉默的,图书馆中各式各样的沉默(如果有的话)能是什么样的。人们可以思量图书馆内沉默的形象,也即,在没有做嘘声的图书管理员、没有写着沉默字样的标示牌、也没有体验过绝对寂静的图书馆的情况下思量沉默。我们对沉默形象的熟悉可以帮助我们琢磨现代的图书馆,即便那里可能并不寂静。而我们对正义的眷恋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现代的法律,即便我们找不到一个表示“正义”的词语或写有“正义”的标示牌,也找不到一个确实公正的法律。

2

Ziggy



Ziggy © 1984 ZIGGY AND FRIENDS, INC.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All rights reserved.

〔2〕 Ziggy, Tom Wilson, August 17, 1984,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该漫画与多伦多史蒂文·M. 柏格森漫画收藏馆(Steven M. Bergson Collection of Comics Librarians)的藏品内容一致。原来的网址是: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Acropolis/2161/combks/combks.html>。再次访问(2003年7月31日)的地址是: <http://www.ibiblio.org/librariesfaq/comstrp/comstrp.htm>。

想一想图书馆里写有“沉默”字样的标示牌。这类标示需要被人读到;它包含着沉默这个词。图书馆当然还包含着许多其他词语——大量的词语,在大量的书中,此外也以其他形式和格式被储存和展示。但是这个词似乎有点特别,沉默这个词从其他语词中间自动显现在需要被读到的标示牌上。在图书馆里读一个标示牌——或许读任何标示牌——有点特别。那标示牌似乎在提请注意其自身——不仅仅是作为具有可读性的东西,而是在说某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以一种不同于图书馆里所有其他具有可读性的东西的方式。

到现在你想象出——或回想起——所讨论的那个标示了吗?想象你走进了图书馆。图书馆的沉默似乎有些特别的地方,那是一种不属于诸如加油站、医院、音像店的沉默,尽管它可能会和其他沉默混淆:捣蛋鬼丹尼斯(Dennis the Menace)感到他所在的城市公交车上的安静和学校校车上的嘈杂截然不同,从而认为他一定身在一辆图书馆巴士上。^[3] 希尔达女巫(Broom Hilda)发现,她所认为的最安静的图书馆实际上是隔壁的殡仪馆——这或许是对图书馆时光最淋漓尽致的形容。^[4]

图书馆里的沉默是什么样的?图书馆标志牌上的沉默一词是什么意思?这个标志牌上所说的话和“图书馆内禁带食物和饮料”或“沉默——按摩在隔壁”(挂在伯克利桑拿房楼上更衣室里面)的标示语有何不同?一个回答是,图书馆里的“沉默”表示“安静”或类似的东西。这可能意味着:“闭嘴”(Ziggy);“禁止交谈”,如当玛格丽特大呼小叫地提醒那个只能片刻安静的丹尼斯注意他之前在图书馆的所有不当行为时,一个图书管理员对她示意的那样^[5];“别出声”,如加尔文(Calvin)在图书馆中阅读有关恐龙的内容时,恐龙生猛复活时的情形一样^[6];“安静!”如图书管

[3] *Dennis the Menace*, Hank Ketcham, September 2, 1990, King Features. 参见注释 2。

[4] *Broom Hilda*, Russell Myers, April 13, year unknown, TMS. 参见注释 2。

[5] *Dennis the Menace*, Hank Ketcham, April 5, 1988, King Features. 参见注释 2。

[6] *Calvin and Hobbes*, Bill Waterson, December 9, 1987,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参见注释 2。

理员对普里西拉(Priscilla)所喊叫的。^[7] 在这些例子中图书馆标志牌上的沉默多多少少是一个礼貌或不礼貌的命令、指示或要求——一个祈使语气——即,像“图书馆内禁带食物和饮料”或其他写有“沉默”的标示牌一样,告诉人们该怎么做的祈使语气。

人们或许也观察到——在非常认真地读了《捣蛋鬼丹尼斯》和《加尔文和霍布斯》以及其他漫画作品之后——图书馆里的沉默似乎在叙述一个规则,违反该规则将招来看似自相矛盾的大声的“嘘!”,或招来一顿斥责,甚至被赶出门。如果有人把被赶出门这件事看得很重的话,“沉默”似乎不仅是一个义务,它并且设定了图书馆内适当行为的条件——适合于把图书馆完全当做一个阅读文字的地方的条件,包括阅读标示牌上的那句特别的“沉默”。

然后,来看看我们到了哪儿:

- 我们已经思考了标志牌上的“沉默”。
- 我们把“沉默”当作“安静”这一命令。
- 我们把“沉默”作为对图书馆内适当行为之条件的设定。^[8]
- 我们把图书馆作为阅读的地方——安静地阅读的地方。

如上所述,我们也遭遇了,

- 图书馆内写有“沉默”的实体标示牌的消失。

4 思考图书馆内的沉默,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想起图书馆内熟悉的写着“沉默”的标示牌。我们似乎都能想象或回忆起这样的标示:看来过去确实曾经有过这类标示。但是看样子似乎也很难在图书馆内发现写有“沉默”的标示,或许是不可能发现。^[9] 这一显见的缺失告诉了我们

[7] *Priscilla's Pop*, Al Vermeer, February 15, year unknown. 参见注释2。

[8] 当然,还有沉默之外的条件是图书馆作为阅读的地方所适当的和切实需要的,但是对这些问题——阅读材料的选择、分类和保存的问题——这里不做讨论。

[9] 这是一个经验的主张:本书作者、研究助理和一位参考书阅览室管理员在2001年冬季和2002年春季期间查阅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和它的参考书材料。我们仅在一本参考书作品中发现了代表沉默的斯芬克斯和蛤的形象。

什么？

它是不是意味着——就如人类学家可能主张的——我们不需要这类标示来指引日常行为或图书馆内沉默的传统？它是不是意味着——如历史学家可能提议的——沉默过去曾经是规则，但沉默已不再是规则，就沉默（在过去）设定了适当使用图书馆的条件而言，那些条件已经改变了，而我们应该尽力弄清楚为什么改变了——或至少尽力弄清楚这些标示怎么了？或者它是不是意味着——如怀疑论者可能注意到的——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沉默过去曾经是规则，而沉默实际上可能从来不曾是规则，“沉默”从未设定适当使用图书馆的条件，并且事实上——如科学家或许能够表明的——图书馆至少从来不是完全寂静的？

只是或许。这三个问题皆如此。沿着任何一条线索的指示继续进行探究，和我们现在关于图书馆行为或关于图书馆内标示的缺乏、沉默的缺乏所持的认识相比，都一定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而且是更准确的信息。但这并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内。这里要专注的是那个惯用的比喻，即图书馆内的沉默。

即便一座实际的图书馆内缺少一个写有沉默的实体标示牌，即便缺乏确实寂静的图书馆，图书馆内的沉默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东西。它告诉我们，图书馆——如今不妨说它仍然存在^[10]，即使它正处于消失的危险中^[11]——是一个在语词中会遇沉默、在沉默中会遇语词的地方。图书馆的寂静合情合理——这样是“合理的”，是因为毕竟还有别样的沉默。投诉图书馆“嘈杂”的行为本身，就提醒人们把图书馆的沉默作为一个问题。合理寂静的图书馆的沉默，使我们得以遇到言语，此为阅读。

[10] 这份材料的一个早期版本在阿墨斯特学院的罗伯特弗罗斯特纪念图书馆（Robert Frost Memorial Library）可以见到。大量的文献涉及了过去存在的、现在存在的，以及未来将存在的图书馆。可参考网站和馆藏目录文件和图书馆用户有权使用的材料。

[11] 参见 Marianne Constable,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hronicl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4 (fall 2000), 138-56; Leon Litwack, “Has the Library Lost its Soul?” *California Monthly*, February 1998, 15-18; 和 Geoffrey Nunberg, ed., *The Future of the Book*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 虽然,带有“沉默”这个词的标示牌,和图书馆内以沉默为条件,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标示和条件——其中一个可能不存在,或者二者都不存在。而沉默这个词本身,像图书馆一样,是不同于标示或者条件的东西!想要在这种可能不存在的标示和条件之间探寻经验的关联,似乎为时过早。反倒是,应在两方之间考虑构造彼此关系的词语:一方即需要被读到的“沉默”标示——“沉默”这一命令,沉默设定的条件;另一方是图书馆及阅读中对沉默和言语的邂逅。大约说来,标示上的沉默设定了图书馆的条件,从而使阅读成为可能,而且,的确,沉默会设定下使阅读成为可能的图书馆的条件,即便那个图书馆没有一个写有“沉默”的标示牌。反之,使阅读成为可能的图书馆的条件——也即,合理寂静的图书馆,有利于阅读的图书馆——正是作为命令的沉默(保持沉默!)所呼吁的,即便沉默并未出现在标示牌上。(的确,没有被高悬的标示牌所干扰的图书馆,可能更易于阅读……)

但是现在吸引我们注意的,正是这种图书馆内写着“沉默”的明显的标示牌的缺乏——一种显见的对沉默的沉默。某些事情可能因为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没被说出来。可能因为它被遗漏了,所以没被说出来。也可能它之所以被遗漏,是因为被遗忘了,这种遗忘或出于误解,或出于错误,或是一种故意。^[12] 该怎么发现其中的差别呢?图书馆内对沉默的沉默,什么时候表达的是对沉默的熟悉,以至于不需要任何此类的标示?图书馆内对沉默的沉默,什么时候意味着对图书馆内沉默的忽视?完全忽略沉默的图书馆,不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图书馆,一个安静的适宜阅读和思考的地方。但是对图书馆内沉默的忽视,是在指向图书馆的消亡,或是在预示目前还未思(unthought)类型的图书馆的出现吗?

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关于图书馆内沉默形象的讨论怎么扯得这么远。我们揣度了标示牌上的词语。我们不需要把这个形象想象为字符

[12] 参见 J. L. Austin, “A Plea for Excuses,” *Philosophical Papers*,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5-204.

号；我们本可以把它想象为手势、图像或别的什么——例如想象为图书管理员向读者发出“嘘”声——但是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我们进入了一个被语词和图书包围的地方。我们进入的那个图书馆足够寂静，使得读者能适当地与语词相遇。在许多现实的图书馆中也是如此。然而我们认识到，人们很少发现这类实际的标示牌：上写有沉默，或告诉人们到底哪种沉默是必需的，哪种声音（除手机之外）是出格的。由此，图书馆对沉默的沉默，如我们所知道的，提出了有关图书馆正在发生什么问题。

同样，如我们所知道的，法律关于正义的沉默也提出了有关法律的问题。

“法律的沉默？”有些人会惊讶。“或许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可能指的是别的事情。”诸如此类。

但是请跟随我进入寂静的图书馆，尽管实际上它可能并不寂静，它的沉默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所以请试着跟我来到这里。正义有点像图书馆内沉默的形象。它不等同于形象——也不等同于沉默——我们不必类推得太泛泛。但是，沉默的形象使我们注意到，图书馆是一个用来阅读的安静的地方，即使我们没能找到——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实际写有“沉默”的标示牌或表达“沉默”之意的词语，或一个切实寂静的图书馆；同样道理，对正义的眷恋也能让我们记起法律，即使我们没能找到表示“正义”的语词或写有“正义”的标示，或一个确实公正的法律。假如

- 我们钻研提及正义的文本，而不是揣摩写有“沉默”的标示牌。
- 我们令“法律”告诉其受众该做什么，而非下达一个保持安静的命令。
- 如同“沉默”设定下图书馆内适当行为和阅读的条件，“正义”也设定下根据法律适当行为或裁断的条件。
- 并且，像图书馆一样，法律也是一个人和事通过沉默和言语